蜀山劍俠傳/1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三一回　舌底翻瀾 解紛憑片語　孝思不匱 將母急歸心

下一回▶

寒萼自從仙雲滅退，每到奇寒之時，便與司徒平偎依在一起，緊緊抱定。此時，剛剛一陣熱過，含淚坐在司徒平懷中，仰面看見司徒平咬牙忍受神氣，猛然警覺，叫道：「我夫妻絕望了！」司徒平忙問何故。寒萼道：「我們祇說乙真人背約不來救援，卻忘了他柬中之言。他原說我等該有此番災劫，正趕上他也有事羈身，約在七日以外才能前來。所以他命我們將母親煉就的仙陣施展開來，加上齊仙姑這紫雲仙障，足可抵禦十日以上還有餘裕。那時他可趕到，自無妨害。偏我一時任性，想和大姊賭勝，寧願單身涉險，不向她明說詳情，以致仙陣不能取出，僅憑這面仙障，如何能夠抵禦？如今七日未過，仙障煙霞已快消盡，看神氣至多延不過兩個時辰。雖然我們還有烏龍剪同一些法寶飛劍，無奈均無用處。此時敵人神光尚未透進身來，已是這樣難受，仙障一破，豈非死數？這又不比兵解，可以轉劫投生，形神俱要一起消滅。我死不足惜，既害了你，又誤了母親飛昇大事。大姊雖有彌塵幡護身，到底不知能否脫身。當初如不逼你同來，也不致同歸於盡，真教我悔之無及，好不傷心！」說到這裏，將雙手環抱司徒平的頭頸，竟然哀哀痛哭起來。司徒平見她柔腸欲斷，哀鳴婉轉，也自傷心。祇得勉抑悲懷，勸慰道：「寒妹休要難受。承你待我恩情，縱使爲你粉身碎骨，墮劫沉淪，也是值得。何況一時不死，仍可望救，劫數天定，勉強不得。如我二人該遭慘劫，峨眉教祖何必收入門下，乙真人又何苦出來多此一舉？事已至此，悲哭何益？不如打起精神，待仙障破時，死中求活，爭個最後存亡，也比束手待斃要強得多。」寒萼道：「平哥哪裏知道。我小時聽母親說，

各派中有一種離合神光，乃玄門先天一氣煉成，能生奇冷酷炎，隨心幻象，使人走火入魔，最是狠辣。未經過時，還不甚知，今日身受，纔知厲害。仙障一破，必被敵人神光罩定，何能解脫？」

說時又值身上奇熱剛過，一陣奇冷襲來，仙障愈薄，更覺難禁，二人同時激靈靈打了個冷戰。寒萼便將整個身子貼向司徒平懷裏去。本是愛侶情鴛，當此危機一發之際，更是你憐我愛，不稍顧忌。依偎雖緊，寒萼還是冷得難受，一面運用本身真氣抵抗，兩手便從司徒平身後抄過，伸向兩脅取暖。正在冷不可支，猛地想起：「神駝乙休給自己柬帖時，曾附有一個小包，內中是三粒丹藥，外面標明日期。那日一同藏入法寶囊內，因未到時，不準拆看，怎就忘卻？」想到這裏，連忙顫巍巍縮回右手，伸向法寶囊內取出一看，開視日期業已過了兩日。打開一看，餘外還附有一張紙條，上書「靈丹固體，百魔不侵」。連忙取了一粒塞入司徒平口內，自己也服了一粒。因給紫玲的無法送去，便將剩的一粒藏了。這丹藥纔一入口，立時便有一股陽和之氣，順津而下，直透全身。奇寒酷熱全都不覺，仍和初被困時一般。深悔忙中大意，不曾想起，白受了兩三天的大罪。及至一想，霞障破在頃刻，雖然目前暫無寒熱之苦，又何濟於事？不禁又傷心起來。司徒平見寒萼不住悲泣，祇顧撫慰，反倒把自己的憂危一齊忘卻。似這般相抱悲愁，糾結不開，居然又過了一夜。護身仙障眼看不到一尺，司徒平還在溫言撫慰。寒萼含淚低頭，沉思了一陣，忽地將身仰臥下去，向着司徒平臉泛紅霞，星眼微揚，似要張口說話，卻又沒有說出，那身子更貼緊了一些。二人連日愁顏相對，雖然內心情愛愈深，因爲危機密佈，並不曾略開歡容。這時司徒平一見寒萼媚目星眸覷着自己，柔情脈脈，盡在欲言不語之間，再加上溫香在抱，暖玉相偎，不由情不自禁，俯下頭來，向寒萼粉頰上親了一親。說道：「寒妹有話說呀！」寒萼聞言，反將雙目微合，口裏祇說得一聲：「平哥，我誤了你了！」兩隻藕也似的白玉腕早擡了起來，將司徒平頭頸圈住，上半身微湊上去，雙雙緊緊摟定。這時二人已是鴛鴦交頸，心息相通，融化成了一片，恨不能地老天荒、永無消歇，纔稱心意。

誰知敵人神光厲害，不多一會兒，便將二人護身仙障煉化，一道紫色彩光閃處，仙障被破，化成一盤彩絲墜地，十丈紅霞，直往二人身上罩來。這離合神光原是玄門厲害法術，專一隨心幻象，勾動敵人七情六慾，使其自破真元，走火入魔，消形化魄。何況二人本就在密愛輕憐、神移心蕩、不能自持之際，哪裏還經得起藏靈子離合神光的魔誘？仙障初破的一轉瞬間，司徒平方喊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待要掙起，無奈身子被寒萼緊緊抱持。略一遲緩，等到寒萼也同時警覺，那神光已經罩向二人身上。頓覺周身一軟，一縷春情，由下而上，頃刻全身血脈賁張，心旌搖搖，不能遏止，似雪獅子向火一般，魂消身融，

祇顧暫時稱心，甚麼當前的奇危大險，盡都拋到九霄雲外。正在忘形得趣，眼看少時便要精枯髓竭，反火燒元，形神一齊消化。猛見一團紫氣，引着九朵金花，飛舞而下。接着便各覺有人在當頭擊了一掌，一團冷氣直透心脾，由上而下，恰似當頭潑下萬斛寒泉。心裏一涼，頓時慾念冰消，心地光明。祇是身子懸空，虛飄飄的，四面都是奇黑。這纔想起適纔仙障破去，定是中了敵人法術暗算，心裏一急，還想以死相拼。待將劍光法寶放出，耳旁忽聽有人低語道：「你兩個已經脫險，還不整好衣履，到了地頭出去見人！」語音甚熟。

一句話將二人提醒，猛憶前事，好不內愧。暗中摸索，剛將衣衫整好，倏地眼前一亮，落在當地。面前站定一人，正是神駝乙休。知已被救，連忙翻身拜倒，叩謝救命之恩。因知適纔好合，已失真元，好不惶急羞愧，現於容色。神駝乙休道：「你二人先不要謝，都是我因事耽擱，遲到一天，累你二人喪失真元。若再來遲一步，事前沒有我給的靈丹護體，恐怕早已形神一齊消滅。我素來專信人定勝天，偏不信甚麼緣孽劫數，註定不能避免。這裏事完，你夫妻姊妹三人，便須趕往東海，助寶相夫人超劫之後，即返峨眉，參拜開山盛典。等一切就緒，我自會隨時尋來，助你夫妻成道，雖不一定霞舉飛昇，也成散仙一流，你二人祇管憂急則甚？」寒萼、司徒平聞言，知道仙人不打誑語，心頭才略微放寬了些，重又跪謝一番。並問紫玲有無妨害，吉凶如何？神駝乙休道：「這裏是黃山始信峰腰，離紫玲谷已有百十里路，你二人目力自難看見。秦紫玲根基較厚，毅力堅定，早已心超塵孽，悟徹凡因。既有乃母彌塵幡，又新借了金姥姥的納芥環護體，雖然同樣被困七日，並未遭受損害。此時已由齊靈雲從青螺峪請來怪叫花淩渾相助脫險，用不着我去救她。如果當時你姊妹不鬧閒氣，你二人何至有此一失？不過這一來也好使各道友看看我到底有無回天之力，倒是一件佳事。如今淩花子正拿九天元陽尺在和矮鬼廝拼，到了兩下里都勢窮力竭之時，我再帶你二人前去解圍便了。」

寒萼、司徒平聞言，往四外一看，果然身在黃山始信峰半腰之上。再往紫玲谷那面一看，正當滿山雲起，一片渾茫。近嶺遙山，全被白雲遮沒，像是竹筍參差排列，微露角尖，時隱時現，看不出一絲朕兆。神駝乙休笑道：「你二人想看他們比鬥麼？」寒萼還未及答言，神駝乙休忽然將口一張，吹出一口罡氣，祇見碧森森一道二三丈粗細的青芒，比箭還直，射向前面雲層之中。那雲便如波浪衝破一般，滾滾翻騰，疾若奔馬，往兩旁分散開去。轉眼之間，便現出一條丈許寬的筆直雲衖。寒萼、司徒平朝雲孔中望去，僅僅看出相近紫玲谷上空，有一些光影閃動，雲空中青旻氤氳，仍是不見甚麼。正在眺望，又聽神駝乙休口中念動真言，左手掐住神訣，一放一收，右手戟指前面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便覺眼底一亮，紫玲谷景物如在目前。果然一個形如花子的人，坐在當地，正與藏靈

子鬥法，金花紅霞滿天飛舞。紫玲身上圍着一圈青熒熒光華，手持彌塵幡，站在花子身後，不見動作。知道神駝乙休用的是縮天透影之法，所以看得這般清楚。定睛一看，藏靈子的離合神光已被金花紫氣逼住，好似十分情急，將手朝那花子連連搓放，手一揚處，便有一團紅火朝花子打去。那花子也是將手一揚，便有一團金光飛起敵住，一經交觸，立時粉碎，灑了一天金星紅雨，紛紛下落。祇是雙方飛劍，卻都未見使用。正鬥得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見一幢彩雲，起自花子身後。寒萼見紫玲展動彌塵幡，暗想：「難道她還是藏靈子對手？淩真人要她相助不成？」及見雲幢飛起，仍在原處，並未移動，正不明是甚作用，耳聽司徒平「咦」了一聲。再往戰場仔細一看，不知何時藏靈子與淩渾雖然身坐當地未動，兩方元神已同時離竅飛起，俱與本人形狀一般無二，祇是要小得多。尤其是藏靈子的元神，更是小若嬰童。各持一柄晶光四射的小劍，一個劍尖上射出一道紅光，一個劍尖上射出一朵金霞，竟在空中上下搏鬥起來。真是霞光瀲灩，燭耀雲衢，彩氣繽紛，目迷五色。

鬥有個把時辰，正看不出誰勝誰敗，忽見極南方遙天深處，似有一個暗紅影子移動。起初疑是戰場上人在弄玄虛，又似有些不像。頃刻之間，那紅影由暗而顯，疾如電飛，到了戰場，直往淩渾身坐處頭上飛去，眼看就要當頭落下。這時淩渾的元神被藏靈子元神絆住，不及回去救援。身後站定的秦紫玲好似看出不妙，正將彩雲往前移動，待要救護淩渾的軀殼。忽然又是一片紅霞，從淩渾身側飛起，恰好將那一片暗赤光華敵住。兩下纔一交接，便雙雙現出身來：一個是紅髮披拂的僧人，那一個正是助自己脫難的神駝乙休。忙回身一看，身後神駝乙休已經不知去向。二人還想再看下去，見神駝乙休朝那僧人口說手比了一陣，又朝紫玲說了幾句，便見紫玲離開戰場，駕了雲幢，往自己這面飛來。面前雲衖忽見收合，依舊滿眼雲煙，遮住視線。二人談沒幾句，紫玲已經駕了雲幢飛到。說道：「寒妹、平兄，乙真人相召，快隨我去。」說罷，雙方都不及詳說細底，同駕彌塵幡，不一會兒飛到紫玲谷崖上。落下一看，神駝乙休、藏靈子、怪叫花淩渾，連那最後來的紅髮僧人，俱已罷戰收兵。除神駝乙休和怪叫花淩渾仍是笑嘻嘻的外，那紅髮僧人與藏靈子俱都面帶不忿之色，似在那裏爭論甚麼。

三人一到，神駝乙休吩咐上前，先指着那紅髮僧人道：「這位便是南疆的紅髮老祖，與三仙二老俱有交情，異日爾等相見，也有照應。」說完，又命寒萼、司徒平拜見了怪叫花淩渾。然後吩咐向藏靈子賠罪，說道：「雲南教祖因你姊妹傷了他門人師文恭，路過峨眉尋仇。我因此事甚不公平，曾勸他先除了綠袍老祖再來，彼時我原知他雖是道力高強，但是要除綠袍老妖也非容易。他此去如能成功，算你姊妹二人該遭劫數，自無話說；如不能成功，諒他不會再尋汝姊妹，也算給汝姊妹留了一條活路。我既管人閒事，自不

能偏向一面。當時留下柬帖，仍命汝姊妹到日來此待罪。我往天鳳山途中，聽人說綠袍老妖雖死，乃是被東海三仙、嵩山二老，連同他門下弟子用長眉真人遺傳密授的兩儀微塵陣所煉化，並非藏靈道友之力。我以爲藏靈道友既未將事辦到，必不致對後生小輩失言背信，仍自尋仇。又值有一點閒事不能分身，未到紫玲谷來相候。不料藏靈道友雖未誅滅綠袍老妖，倒慣會欺軟怕硬，竟自覥顏尋到此地。如非淩道友見事不平，扶救孤寡，你們又有我給的靈丹護住元氣，秦紫玲仗有彌塵幡、納芥環，雖然不致喪生，秦寒萼與司徒平，早在我同淩道友先後趕到以前形消神滅了。藏靈道友口口聲聲說，寶相夫人傳給秦氏二女的白眉針陰毒險辣，非除去不可。須知道家防身寶物，禦敵除魔，哪一樣不是以能勝爲高？即以普通所用飛劍而言，還不是一件殺敵防身之物，更不說他自家所煉離合神光。若憑真正坎離奧妙，先天陽罡之氣致敵於死，也就罷了。如何煉時也採用旁門祕訣，煉成因行歸邪，引火入魔之物，以詐制勝，敗壞修士一生道行？其陰險狠毒，豈不較白眉針還要更甚？我因淩真人已與藏靈道友理論是非，不願學別人以衆勝寡，以強壓弱，祇作旁觀。等到二位道友也分了勝負，再行交代幾句。偏偏紅髮道友也記着戴家場比擂，淩真人殺徒之忿，路過此地下來尋仇。雖是無心巧遇，未與藏靈道友合謀，終是乘人不備，有欠光明。故此我纔出面，給三位道友講和。紅髮道友已採納微意。藏靈道友依舊強詞奪理，不肯甘休。因此我纔想了個主意，請三位道友先莫動手。我們各人都煉有玄功，分身變化，道力都差不多，一時未必能分高下，何苦枉費心力？莫如先將你姊妹之事交代過去。你姊妹與我並無淵源。司徒平爲我曾效勞苦，已心許他爲記名弟子。他夫妻原是同命鴛鴦，我自不能看他們同受災劫。有道是：『小人過，罪在家長。』藏靈道友既說毀了綠袍軀殼，不算沒有踐言，難道不知道家元神勝似軀殼千倍？軀殼毀了，還可借體，令高徒師文恭因何慘死，便是前例。元神一滅，形魂皆消，連轉劫都不能夠，何能相提並論？此話實講不過去。我也難禁藏靈道友心中不服，便將這場仇怨攬到自己身上。恰巧我四人都值四九重劫將到，與其到時設法躲避，莫如約在一起，各憑自身道行抵禦，以定高下強弱，就便也解了淩道友與紅髮道友的紛爭。如藏靈道友佔了勝着，你夫妻三人由他處治；否則一筆勾銷。縱使到時倖免災劫，而本身道力顯出不如別人，也不得相逢狹路，再有尋仇之舉。三位道友俱是一派宗主，適纔已蒙允諾，事當衆人，自難再行反悔。不過我又恐屆時藏靈道友千慮一失，豈不難堪？纔特意命你夫妻三人前來，先與藏靈道友賠罪，就便交代明白。」

神駝乙休這次挺身出來干涉，紅髮老祖自知乙休、淩渾如合在一起，自己絕難取勝，不願再樹強敵，當時賣了面子。藏靈子卻是被神駝乙休一陣冷嘲熱罵，連將帶激，本是恨上加恨，無奈神駝乙休的話無懈可擊。末後索性將秦氏二女冤仇攬在他自己頭上，約他同赴道家四百九十年重劫，以定勝負，更覺心驚。情知單取秦氏二女性命，勢有不能。

當時與乙、淩二人交手，縱然倖免於敗，絕無勝理。何況淩渾與紅髮老祖俱已答應，豈能示弱於人？祇好硬着頭皮依允。暗忖：「那四九重劫非同小可，悔恨自己不該錯了主意。當初青螺峪天書已經唾手可得，偏偏情憐故舊，讓給魏青，致被淩渾得去。乙休既敢以應劫挑戰，必有可勝之道。淩渾有那天書，也有避免之方。紅髮老祖不知如何。自己卻實無把握。當初對於避劫，原曾熟慮深思，打好主意。如今勢成騎虎，一經答應，不特前時準備的一齊徒費心勞，還白累心愛徒弟熊血兒終年忍辱含垢，枉爲自己受了許多委屈。現今距離應劫之期，雖說還有三十四年光景，但在修道人看來，彈指即到。明白赴難，當衆應付，全憑真實本領和道行深淺，絲毫也取巧不得，不比獨自避災，稍一不慎，縱不致墮劫銷神，也須身敗名裂。真恨不能將神駝乙休粉身碎骨，纔快心意。」表面雖仍是針鋒相對，反脣相譏，內心正自焦慮盤算。忽見神駝乙休命秦氏姊妹與司徒平三人上前向自己賠罪，又說出那一番話來，不由怒火中燒，戟指罵道：「你這駝鬼！專一無事挑釁，不以真實道力取勝，全憑口舌取巧，祇圖避過當時。現在和你計較，顯我懼怕災劫。好在光陰易過，三數十年轉瞬即至，重劫一到，強存弱亡，自可顯出各人功行，還怕你和窮鬼與妖狐餘孽能逃公道？祇不過便宜爾等多活些時。此時巧言如簧，有甚用處？爾等既不願現在動手，我失陪了。」說罷，袍袖一展，道聲：「行再相見。」一片紅霞，昇空而去。

藏靈子走後，紅髮老祖也待向乙休告辭。乙休笑阻道：「道友且慢，容我一言。適纔攔勸道友與淩道友的清興，並非貧道好事，有甚偏向。二位道友請想，我等俱是飽歷災劫，經若干年苦修，纔到今日地步。即使四九重劫能免，也纔成就散仙正果，得來實非容易。我借同赴重劫爲名，了卻三方公案，實有深意在內，並不願內中有一人受了傷害，誤卻本來功行。祇爲藏靈道友枉自修煉多年，還是這等性傲，目中無人，袒護惡徒，到時自不免使他略受艱難，也無仇視之意。這次重劫，我在靜中詳參默審多年，乃是我等第一難關，過此即成不壞之身，非同小可。曾想了許多抵禦主意，自問尚可逃過，畢竟一人之力，究屬有限，難保萬全。假使我等四人全都化敵爲友，到時豈不更可從容應付？祇是藏靈道友正在怒火頭上，視我勝於仇敵，此時更不便向他提醒，道友功行，雖與貧道不同，共謀將來成就，也算殊途同歸。昔日戴家場，雖是淩道友手辣一些，令徒姚開江濟惡從兇，玷辱師門，也有自取之咎。這等不肖惡徒，護庇他則甚？再爲他誤卻正果，豈非不值？何如容我愚見，與淩道友雙方釋嫌修好，屆時我等同禦大劫，究比獨力撐天，來得穩妥。不知尊見以爲然否？」

紅髮老祖雖是南疆異派，人甚方正。自從當年在五雲桃花瘴中助了追雲叟白谷逸夫婦一臂之力，漸與三仙二老接觸，日近高人，氣質早已變化；再加多年參悟，越發深明玄悟。

平時祇隱居南疆修煉，雖然本領道力高強，從不輕易生事。祇爲各派劫運在即，俱趁此時收徒傳宗，又經門人鼓動，想把異派劍術傳到中土，創立一個法統。誰知姚開江野性未化，一出山便遇壞人引誘，比匪朋惡，被怪叫花淩渾傷了他的第二元神，還算見他是初次爲惡，手下留情，沒有喪命，得逃回山。道基已壞，祇如常人一般，須經再劫，始可修爲。他原是紅髮老祖惟一愛徒，縱然所行非是，也覺面子難堪。無奈怪叫花不是好惹的，心想報仇，苦無機會。今日路過黃山，看見怪叫花正和藏靈子爭鬥，明知未必全勝，祇想乘隙下手，用化血神刀毀去他的軀殼，挽回顏面。無端又被神駝乙休挺身出來干涉，當時度德量力，聽了勸阻，心中未免忿怒。一面又想到那道家的四九重劫，自己因早聽追雲叟等人警告，曾有準備，畢竟也無把握。不過乙休性情古怪，更比淩渾難鬥，樹此大敵，必遭沒趣。

紅髮老祖正在盤算未來，見藏靈子受了乙休譏刺，負氣一走，暗想：「藏靈子道力不在淩、乙二人之下，正好與他聯合，彼此關助，以免勢孤。」祇是驟然跟去，當着淩、乙二人，覺得不好意思。略一停頓，便被乙休攔住，說出這番話語。細一尋思，再想起姚開江、洪長豹等的素日行徑，果是不對。如果將自己多年辛苦功行，爲他們去犧牲，太不值得。立刻恍然大悟，便對神駝乙休道：「道友金玉良言，使我茅塞頓開。如淩道友不見怪適纔魯莽，我願捐棄前嫌，同禦四九重劫。」言還未了，怪叫花淩渾早笑嘻嘻地道：「你這紅髮老鬼，溺愛不明，放任惡徒和妖人結黨，殘殺生靈。當初我在戴家場相遇，若不是看你情面，早已將他置於死地。你不感念我代你清理門戶，手下留情，反倒鬼頭鬼腦，乘人於危。虧我事前早有防備，又有駝鬼前來攔阻，要換別人，豈不中你化血刀的暗算？駝鬼是我老大哥，有他做主，誰還與你這野人一般見識？實對你說，便是矮鬼，也算是異派中一個好人，我又何嘗願意惹他。祇爲有一個要緊人再三求我，又恨矮鬼當初在青螺峪誇口，纔和他周旋一下，不想倒招他動了真火。並非我和駝鬼誇口，這次四九重劫，乃是道家天災，最爲厲害，如無我和駝鬼在場，你和矮鬼縱然使盡心力，事前準備，也難平安度過。即使四人合力，還未必到時不受一些傷損。若當仇敵，各憑本領試驗，更是危到極處。難爲你一點就透。我念在你當年破桃花五雲瘴相救舍妹之德，與你交個朋友吧。」三人話一說明，立刻拋嫌修好，共商未來。紅髮老祖得聞先機，越發心驚，暗幸自己持重，不曾錯了主意。重向乙休謝了解圍之情，又訂了後會之期，纔告辭而去。

紅髮老祖走後，淩渾又問神駝乙休何往。乙休道：「我也不想做甚一教宗主。自從新近脫難出世，一班老朋友超劫的超劫，飛昇的飛昇，剩了不多幾人。他們都因劫數在即，各有事做，祇我一人閒散逍遙。新近交了兩個後輩棋友，常尋他們對弈一局。本來清閒

已極，前數月忽然靜極思動，遂管了這件閒事。經此一來，藏靈子雖然老臉，也不好意思再尋她們的晦氣了。本想這裏一完，往當年舊遊之地看望一回。昨日來時，遇見一個晚輩道友，說起莽蒼山妖屍谷辰的元神近已毀了長眉真人火雲鏈，逃脫出世，正在覓地潛伏，準備大舉爲惡。一則是峨眉隱患；二則這東西留在世上，不知殘害多少生靈。東海三仙與我雖無深交，昔年遭難時曾有相助之德，既知此事，怎能不管？欲待那東西未成氣候以前，趕往查看，能下手時，便將他除去，豈不是好？你此時便回山去麼？」淩渾道：「我原在青螺煉了幾口飛劍，傳授門人。是齊道友長女靈雲，因見昔日我做主引進的四個孩子中有一楊成志，連在峨眉生事，恐異日師父回山礙我情面，不大好處；又因秦女有難，借送還九天元陽尺爲名，將楊成志、于建二人與我送去。此女所說的話甚是得體，造就也極深厚，我甚心喜，纔允她來此解圍。行時曾接齊道友領名的請柬，請我往峨眉赴開府盛典。難道不曾約你？」乙休道：「他既知我出世，必來邀約，祇恐尋不着我一定地址，也未可知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遙空中光華閃閃，裹着一團黑影，星馳飛來，漸近漸大。紫玲等還未及看清，乙休說道：「白眉座下神禽飛來，定是峨眉門人來援秦女。聞此鳥爲一姓李的女孩子所得，長眉真人曾有預言，說她是三英之秀。我們慢走，看看是否此女，有無過譽？」言還未了，空中鵰鳴連聲，英瓊、若蘭騎鵰降下。見了紫玲姊妹，正要說話，紫玲忙令見過乙、淩二位真人。英瓊見果然圍解，甚是心喜，聞言忙和若蘭上前，行了參拜之禮起立。乙休見二女俱是仙根仙骨，神儀內瑩，英華外宣，尤以英瓊爲最。拍手笑道：「果然峨眉後起多秀，人言實非過獎。如此美質，我二人縱未受人之託，也應遇機扶助她們纔是。」淩渾點首稱善。二女忙又稱謝二位真人栽培。紫玲姊妹、司徒平見乙、淩二人把話說完，重又上前跪謝救命之恩。乙休道：「汝母超劫在即，今再賜汝夫妻三人靈符四道，屆時連同汝母分別佩戴一道，可作最後防身之用。急速回山，略微準備，前往東海，汝師父等必有安排。」說罷，將符遞給他們，便向淩渾微一舉手，各道一聲再見，一片光華閃過，轉眼無蹤。紫玲忙又領了衆人跪送。然後問英瓊、若蘭：「你二位走在頭裏，怎會此時纔來？」英瓊道：「話說起來長呢。我等來遲，二位師姊和司徒師兄，曾受甚麼傷損沒有？」寒萼、司徒平聞言，不禁臉上一紅。紫玲道：「大家都非片言可了，回山再說吧。」寒萼忙道：「姊姊且慢。多少要緊話都沒顧得說，還有事也沒辦，就忙着回去？都是我和你慪氣，齊仙姑一面紫雲仙障，被那矮鬼妖道毀去，還了原質，異日相見，何顏交代？又把我害得……」言還未了，眼圈一紅，幾乎落下淚來。

紫玲在適纔神馳乙休和紅髮老祖等談話時，已經得知一些大概。姊妹情長，祇有憐憫之心，聞言不忍苛責。正要回話，英瓊搶着說道：「來時我遇見齊霞兒師姊，也已盡知這

裏之事。仙障被毀乃是劫數使然，她因急於回山，無暇來此。囑我見了二位師姊，說此寶靈光雖失，原質猶在，仍可修煉復原。務須好好代她保存，等峨眉開府相見時還她。並無見怪之意，事非有意，急它則甚？」紫玲也道：「不是我着急回山，你沒聽乙真人說，母親超劫在即，回山見過大師姊，便要在期前趕去麼？」寒萼滿肚委屈，又不好出口，怏怏說道：「母親超劫還有好多天，這紫玲谷舊居封鎖既去，母親遺留的陣圖法寶，難道就此丟下，留待外人來得？還有玄真師伯贈的一對白兔，也忍心不要麼？」紫玲道：「我先時說走，無非爲念母親心急如焚，恨不能立刻飛往東海。彼此話長，回山見了衆同門，又須再說一遍，耽延時間，並非捨此不管。你沒等說完做完，就心急起來。母親所遺的法寶陣圖，原本深藏谷底，外有法術封鎖，是她老人家幾次三番囑咐，不許妄動。如今仙障雖破，仍可用母親所傳的天魔晦明遁法封閉一時。那遁法經過母親當年辛苦勤修，從玄真師伯指示參悟而成，雖不如仙障妙用自然，外教邪魔也不易窺破。而且當我行時早已佈置，祇須移到谷頂，並不費事。那雙白兔自然帶往峨眉。還有甚話說呢？我們快準備走吧。」寒萼聞言，又想起紫玲以前未傳天魔遁法，以致這次取不出陣圖，失了元陰，雖知前緣註定，好不悔恨心酸，口中還自埋怨不休。紫玲一面命鵰、鷲兩神禽盤空守望，邀了衆人一同下去。眼看寒萼神情悽怨，也甚代她難受，且行且答道：「這事須怨不得我，一切皆稟母命而行，凡事皆有前定，絲毫勉強不得。何況那日你忙着先走，否則你見我行法，我縱不傳，也經不起你一磨，豈有不會之理？就以這次而論，乙真人明明柬上寫明令三人同來，你偏獨行獨斷。我知你用意：一則好勝任性；二則因大敵當前，勝固可喜，敗則獨任其難，免我同遭劫運。原有一半好意，卻不知我平日雖然不免當衆責難，原爲峨眉教規嚴謹，我等仙緣不易，恐你觸犯戒條，悔之無及，愛深望切，不覺語言切直了些，並非待你不如外人。幾次和你解說，你終執迷不悟，纔有今日慘敗。還有當初白眉針傷師文恭，乃是我首先發出，敵人認爲我姊妹爲仇。倘若傷你，怎能容我一人獨生，豈非打錯了主意？」

寒萼還要再說，紫玲已經到了後洞深處行起法來。那雙白兔原本通靈，想是知道就要將它們攜往仙府，不住繞着衆人腳下歡蹦亂跳。英瓊、若蘭看着可愛，一人抱起一個，逗弄玩耍。不多一會兒，紫玲佈置完畢，邀衆人出谷，飛身上崖，將遁法移向谷頂。口中唸誦真言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耳聽風雷之聲，煙雲過處，偌大紫玲谷，竟然不知去向。那谷的原地方，變成一條懸崖底下的淺溪，濁流汩汩，蔓草污穢，一些不值得留戀。英瓊見了，連聲讚妙。

紫玲心注東海，歸心似箭，便請衆人聚在一處。英瓊、若蘭攜了白兔，仍跨神鵰。紫玲姊妹與司徒平三人，同跨那隻獨角神鷲。展動彌塵幡，一幢彩雲擁護着兩隻神禽。沒有

多時，便飛達峨眉，到了凝碧崖前落下，這時仙府內又添了不少位同門。靈雲也從青螺迴轉，見五人無恙回來，甚是心喜，連忙接入太元洞內，與衆同門相見。大衆都是喜氣洋洋，互詢前事。祇苦了寒萼、司徒平二人，各懷鬼胎，羞急在心裏。所幸除紫玲外，休說英瓊、若蘭不知就裏，連靈雲和一干同門，俱都似不曾看破。靈雲更是連私離洞府一層都未深說，祇說是既有乙真人之命，還應對大家說一聲，以免懸念，也多派兩個同門相助，比較穩妥。寒萼痛定思痛，本已漸漸悔悟以往任性之非，又見靈雲大度包容，仍和往日一樣，越發內心愧悔，當衆向靈雲認了不是。靈雲又用溫言勸慰，聽說仙障被破，好生可惜。